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十六史部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二十四

察罕

察罕西域巴喇勒哈城人父博多納歲庚辰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事親王實喇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贈榮禄大夫宣徽使柱國芮國公

察罕魁偉頴悟博覽强記通諸國字書為行軍府鄂囉
千戶鄂囉齊參政湖廣辟為蒙古都萬戶府知事鄂囉
齊進平章復辟為理問政事悉委裁決且令諸子受學
焉至元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
子遣其叔父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而責
之使者辭屈世子舉衆逃去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
未幾從鄂囉齊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
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為居人所有衆惑

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搆害仇家者覆問之果然前後從鄂囉齊出入湖廣江西兩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勲績成宗大徳四年御史臺奏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為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喇哈斯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衆平民詿誤者以數千計既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

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成宗崩仁宗自藩邸入誅羣臣之為異謀者迎武宗于邊河南平章囊嘉特薦察罕即驛召至上都賜廄馬二匹鈔一千貫銀五十兩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進僉詹事院事賜銀百兩錦二匹遣先還大都立院事仁宗至謂曰上以故安西王地賜我置都總管府卿其領之慎揀僚屬勿以詹事位高不屑此也進卿秩資德大夫察罕叩頭謝曰都府之職敢不恭命進秩

非所敢當固辭改正奉大夫授以銀印至大元年閲戸口江南諸省還進太子府正加昭文館大學士還家令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再拜啟曰庶民修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天下重器懸於殿下繼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輟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為聖殿下行之幸甚東宮故有左右衛兵命囊嘉特察罕總右衛且令審擇官屬仁宗即位拜中書參知政

事但總持綱維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曰以益卿壽又語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賜金束帶鈔萬貫前後賞賚不可勝計皇慶元年進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别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帝嘗問張良何如人對曰佐高帝興漢功成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對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撰碑詞

甚熟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此邪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卜齊延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邪頓首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幸甚不覺沉痾去體爾命賜茵以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朕始以達爾罕布琳濟達囊嘉特等言用之誠多裨益有言

察罕不善者其人即非善人也又語及科舉并前古帝王賜姓命氏之事因賜察罕姓白氏初察罕生於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為察罕故名察罕察罕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奴為民甚衆人多稱長者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子外嘉努太中大夫武岡路總管李嘉努早卒胡土克圖承直郎高郵府判官孫九人仕者二人庫庫布哈哈克𢇁

齊蘇

齊蘇西土人曾祖塔布台祖阿勒達爾台父濟爾噶台世贈功臣追王爵齊蘇幼失怙恃既壯沈密靜專為徽仁裕聖皇太后宮臣仁宗幼時以齊蘇任保傅左右擁翼齊蘇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行鞠躬盡力夙夜匪懈大德三年武宗總戎北邊九年譊人亂國仁宗侍皇太后之國于懷未幾復之雲中連年奔走不暇齊蘇櫛風沐雨跋涉艱險無倦色成宗崩仁宗奉太后入朝

殲姦黨迎武宗即皇帝位仁宗為皇太子天下以安拜
齊蘇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大司農未幾進光祿大夫
領詹事院事加特進封應國公至大元年拜開府儀同
三司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依前大司農應
國公進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四年授太保録軍國重
事集賢大學士兼大司農領崇祥院司天臺事官爵勲
封如故後以疾薨于位子二人長巴圖大德十一年特
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遷中奉大夫典寶監卿加資德

大夫治書侍御史至大元年陞榮禄大夫遥授中書平章政事改侍御史明年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年三十二丙辛子耀珠次拜特穆爾大德十一年特授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諸軍鄂囉管内勸農事改府正至大二年遷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明年入為太子家令遷正奉大夫明年遷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擬擢侍御史改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未幾復為大都留守兼少

府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皇慶元年加榮祿大夫子二人諤勒哲圖曼濟

阿爾哈雅

阿爾哈雅輝和爾氏集賢大學士圖烈子也凡雅爾鼐事仁宗潛邸大德九年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州從者單弱多懷去計雅爾鼐獨無所畏難成宗崩權臣附中宮不遣使告哀宗藩仁宗有聞將自懷州入京宮臣或持不可雅爾鼐屏人啟曰天子晏駕而皇子已早卒

天下無主邪謀方興懐寧王及殿下世祖裕皇賢孫人心所屬久矣宜急奉大母入定大計邪謀必止迎立懐寧王以正天罡在此行矣仁宗即白太后以二月至京師遂誅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賜雅爾鼐玉帶授嘉議大夫秘書監仁宗居東宫兼太子右庶子遷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將作院使閫有繡工工官大集民間子女居肆督責吏因為奸雅爾鼐奏罷之閫人感悦尋兼太醫院使仁宗即位請召文武老臣咨以朝政又

請以中都苑囿還諸民拜樞密院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命為中書平章政事辭不拜雅爾雞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延祐四年卒年四十贈推誠保節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趙國公謚忠靖阿爾哈雅亦早事武宗仁宗為宿衛以清慎通敏與父兄竝見信任十餘年間歷華近入侍帷幄出踐省闥廷無間言至治初出為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陜

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懷思之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解官家居天歷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爾哈雅即易服南迎至於汴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阿爾哈雅高價糴粟以峙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阿爾哈雅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行省參政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圖烈圖廉訪副使萬嘉律

犒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本布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川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囉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濟嚕海率霄旺總帥圖卜特穆爾萬戶等兵突出潼關東掠閿鄉披靈寶澠陜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丙圖烈圖亦以兵寡為言十月一日阿爾哈雅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阿爾哈雅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

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郯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喇婁鄧州孫萬户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户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均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别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處之馬

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遡黄河運至於陜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君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巴延布哈王以下省都事李元德等凡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僉事實沙在南陽右丞圖布特穆爾廉訪使巴延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調用餽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爾哈雅親閲實之必豐必良信以期會自虎

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葢為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爾哈雅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懐孟磁南行者特黙格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横絶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殄盡西結囊嘉特以蜀兵至矣阿爾哈雅益督餉西行遣行

院官塔海領兵攻特默格又設備於江黄置鐵繩於峽口作舟艦以待戰至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太原之兵最為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為敵有兵儲巨萬阿爾哈雅盡其心民殫其力者一旦悉亡焉行省院與諸軍斂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爾哈雅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為額森紐爾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阿爾哈雅憂之親出

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阿爾哈雅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爾哈雅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吾荷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上耳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

披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于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詿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即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吾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一無所戮衆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寶璽來歸刻

日至京師阿爾哈雅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拉珠者齎書諭之西人猶擄掠拉珠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伊嚕特穆爾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叅政馮布哈親諭之乃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拉珠來請命逡廵而去難平阿爾哈雅

乃解嚴報捷歛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阿爾哈雅自始至鎮迨乎告功居汴省者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平章政事

伊克台伊爾丹

伊克台伊爾丹字太初回回氏父伊斯瑪音仕至大都南北兩城兵馬都指揮使伊克台伊爾丹幼頴悟嗜學所讀書一過目即終身不忘尤工其國字語初為中書

掾以年勞授江西行省員外郎入為吏部主事不再閲月固辭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披閲成牘多所平反遷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不赴改中書右司員外郎尋陞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異其説者伊克台伊爾丹曰公等讀律茍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為名言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伊克台伊爾丹曰不可恩

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伊克台伊爾丹初未嘗署其案因取獄案閱之竊署其名而下或訶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伊克台伊爾丹曰吾偶不署此案爾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一都事平章梁温都爾謂伊克台伊爾丹曰人之

材幹固嘗有之惟篤實不欺為難得公當以所知舉伊克台伊爾丹遂以王毅李迪為言一時輿論莫不稱允又嘗論朝士如王仁卿賈元播高彥敬敬威卿李清臣輩可大用時諸公處下僚後皆如其言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轉中奉大夫集賢大學士未幾除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始視事見以獄具陳列廷下甚備問之乃前官揪製以待有罪者伊克台伊爾丹戲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

將朕罪獄具毋庸施也即屏去之監憲一年贓吏削跡至大初元立尚書省拜參議尚書省事召至京師懇辭不就改立中書省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亦以疾辭延祐元年卒年四十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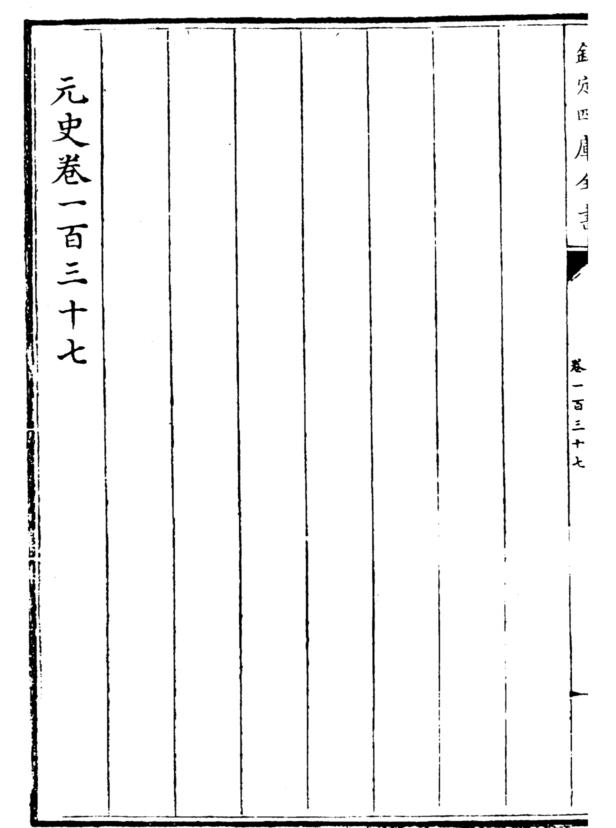
托里哈雅

托里哈雅輝和爾氏世居巴實伯里曾祖庫克布色埒齊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伊都呼迎降帝嘉其有識欲官之辭以不敏祖巴喇珠始從真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

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劵稱為長者父齊哩克齊性純正知讀書托里哈雅幼嗜學警敏絶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由中書宣使出為寧晋主簿改隆平縣達嚕噶齊均賦興學勸農平訟橋梁水防備荒之政無一不舉及滿去民勒石以紀其政拜監察御史時江西胡參政殺其弟訟久不決托里哈雅一訊竟伏其辜出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汙吏百

四十有奇召為戸部郎中轉右司員外郎陞右司郎中賛畫之力居多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母霍氏卒哀毀骨立事聞賜鈔五萬貫給葬事起為吏部尚書量能敘爵以平允稱改禮部尚書領會通館事進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適峽人艱食托里哈雅先發廩賑之而後以聞朝議韙之至治三年遷淮東宣慰使七月以疾卒于廣陵年六十有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護軍追封恒山郡公弟觀音奴廉明材幹亦仕至
清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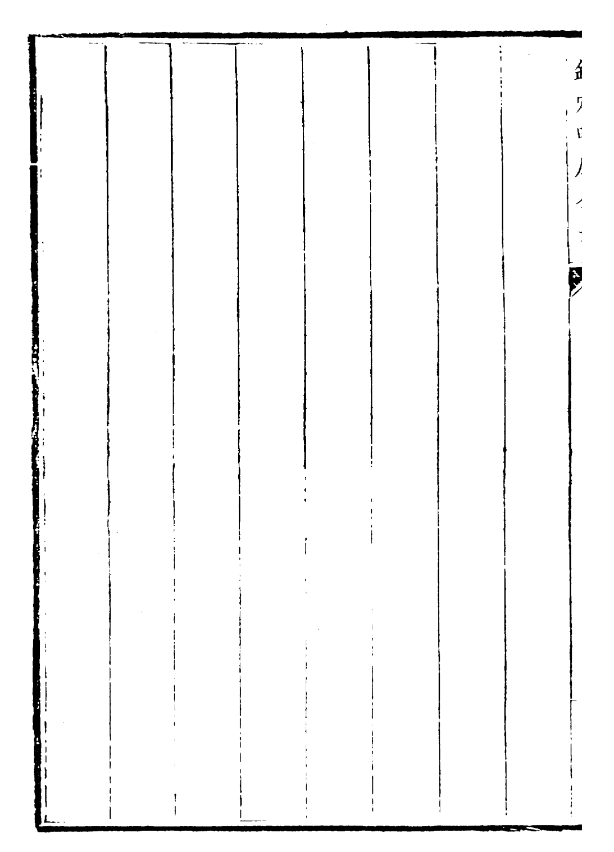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齊蘇傳遷陜西等處行尚書省叅知政事　按省字舊訛管今改

阿爾哈雅傳贈推城保節翊運功臣　按推字舊訛惟今改

阿爾哈雅傳糴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　按滎陽舊訛榮陽據地理志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十七史部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喀喇托克托

喀喇托克托父曰雅雅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實克布哈弟也托克托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阿都瑪勒獵燕南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

曰大用之才已生於令命入宿衛成宗初丞相巴延在
北鄙托克托奉詔以名鷹賜巴延巴延見之驚問曰汝爲何
人子托克托以實對巴延語之曰吾老矣他日可大用
者未見汝比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托克托
從行五年海都犯邊托克托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愛進
擊海都大破其衆托克托手斬一級連背胛以獻武宗
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鋭欲出戰托克托執轡力諫武
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達勒達

哈語及之達勒達哈曰太子在軍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托克托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稱疾卧直廬中托克托適以事至京師即俾馳告武宗以故語在阿實克布哈傳時仁宗奉輿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内難而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為武宗年幹旃蒙為仁宗年幹於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托爾諭武宗曰

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疎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黙然進托克托而言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為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設使我即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世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動揺大本耳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托克托

承命即行武宗親率大軍由西道進昂輝由中道綽和
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托克托馳至大都入見太
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
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慾已除宗王大臣
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時諸王圖烈等侍咸曰臣下
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語托克托
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令聞汝所致言殆有讒間
汝歸速為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

功為不細矣托克托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顧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令歸當即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宫共處靡有嫌隙斯為托克托所報効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遣阿實克布哈往道諸王羣臣推戴意及是托克托繼往行至翁果察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托克托具致太后仁宗語武宗乃大感悟遂遣阿實克布哈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即位尊太后為皇太后立仁

宗為皇太子三宫協和托克托兄弟之力為多托克托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托克托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為扈從之臣攙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武宗嘉歎久之知樞密院齊爾噶呼在潛邸時常有不遜語將置于法托克托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況齊爾噶呼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而王

者曰徹伯爾素服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特設宴於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為告戒托克托薦濟爾噶呼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歎曰博勒呼博爾濟前朝人傑托克托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托克托及語王大臣就列托克托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省丞相

托克托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賢相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努等勸武宗立皇子為皇太子托克托方獵柳林亟使召之還三寶努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托克托驚曰何謂也曰皇子寖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宜早定托克托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間其序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三寶努曰今日兄授弟

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托克托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寳努雖不以為然而莫能奪其議也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敘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托克托奏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徳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宣勑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贓罰鈔五

百萬緡托克托請出以賑孤寡老疾窮而無告者宗王納古爾部人告其主為不軌托克托辯其誣抵告罪宗王伊克圖徵其舊民於齊王班布爾實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伊克圖齊王懼奔伊克圖以避之遂告齊王反托克托訊得實乃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托和齊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綽哈廷議俾托克托往給其資裝托克托謂時方寧謐不宜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圖古勒等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復為中書

左丞相仁宗即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於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淛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辭陛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木托克托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是時特們德爾為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為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雲南又

諳托克托為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數日綽和爾實勒們傳兩宮旨諭托克托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今察汝無他其復還鎮托克托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為不深豈敢昧所自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時塔齊先為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塔齊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至正初贈

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謚忠獻托克托嘗即宣德别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為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特穆爾達實曰達實特穆爾各有傳

雅克特穆爾

雅克特穆爾欽察氏綽和爾第三子世系見托克托呼傳武宗鎮朔方宿衛十餘年特愛之及即位拜正奉大

夫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太僕卿三年遷同僉樞密院事致和元年進僉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都爾蘓專政宗王托克托托旺沁附之利于立幼稚克特穆爾時總環衛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其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置將以啟之由是與公主察球爾族黨阿拉克特穆爾腹心之士博囉齊拉拉等議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訥古德勒等入興聖宮

集百官執中書平章額卜德呼勒巴延徹爾兵皆露刃誓衆曰祖宗正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衆皆潰散遂捕姦黨下獄而與西安王喇特納實哩入守内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埒楝阿前宣政院使達爾瑪實哩乘驛迎文宗于中興且令密以意喻河南行省平章巴延選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

丞相拜布哈為中書左丞相詹事達實哈雅為平章前湖廣行省右丞蘊蘊為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政王布琳濟達為樞密副使蕭孟古岱仍為通政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雅克特穆爾通政院使哈沙分典庶務貸在京寺觀鈔募死士買戰馬運京倉粟以餉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當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謁選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

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雅克特穆爾宿禁中夜則更還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弟薩敦子騰吉斯時留上都密遣達實特穆爾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丁酉再遣薩里布哈索諾木巴勒往中興趣大駕令達實特穆爾設為南使云諸王特穆爾布哈庫春布哈湖廣河南省臣及河南都萬戶合軍扈駕旦夕且至民勿疑懼丁未命薩敦以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戊申復令奈瑪台為北使稱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轅中外乃安幸

亥薩里布哈至自中興云乘輿已發詔拜雅克特穆爾知樞密院事丙辰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師居大內己未上都旺沁及太尉布哈丞相達實特穆爾平章瑪魯御史大夫寧珠等軍次榆林九月庚申詔雅克特穆爾帥師禦之薩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北軍大敗甲子詔還都戊辰遼東平章圖們岱爾以兵犯遷民鎮斬關以入遣薩敦往拒至薊州東沙流河累敗之雅克特穆爾以為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

以係天下之志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固辭曰大兄在朔方敢紊天序乎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文宗悟乃曰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予退讓之意而後可壬申文宗即位改元天歷赦天下癸酉封雅克特穆爾太平王以太平路為其食邑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黄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一萬錠金素織段色繒二千匹海東

白鶻一青鶻二豹一平江官地五百頃即日詔將兵出薊州柜圖們岱爾乙亥次三河而旺沁等軍已破居庸關進屯三冢丙子雅克特穆爾蓐食倍道而還丁丑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雅克特穆爾單騎見曰陛下出民必驚凡翦寇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文宗乃還明日丁丑阿蘇衛指揮使呼圖克布哈塔爾海特穆爾同知台哈布哈搆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己卯與旺沁前軍遇于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旺沁

將樞密副使阿拉克特穆爾指揮呼圖克特穆爾來會戰阿拉克特穆爾執戈入刺雅克特穆爾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將和尚馳擊呼圖克特穆爾亦中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為奪氣遂卻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白浮南命知院伊蘇岱爾巴圖爾伊納克實等分為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敗走辛巳敵軍復合鏖戰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靡雅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

拉克特穆爾博囉齊雅爾堅將精鋭百騎鼓譟射其營
敵衆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明日天
大霧獲敵卒二人云旺沁等脫身竄山谷矣癸未天清
明旺沁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
夜又命薩敦潛軍繞其後部曲巴圖爾壓其前夾營吹
銅角以震盪之敵不悟而亂自相撾擊三鼓後乃西遁
遲明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賜上
尊諭旨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

自今後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為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託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至再戰再北旺沁單騎亡命伊蘇岱爾額布勒薩敦追之就命伊蘇岱爾及僉院徹爾特穆爾統卒三萬守居庸關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丙戌遣薩敦為先驅雅克特穆爾以大軍繼發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大軍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博

囉特穆爾平章蒙古達實伊實特穆爾院使蘇爾達袞等獻俘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計餘兵奔竄夜遣薩敦襲之遁出古北口丁亥圖們岱爾及諸王額森特穆爾軍陷通州將襲京師雅克特穆爾急引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稭衣以氊衣然火為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棗林伊蘇特穆爾圖們岱爾合陽翟王太平國王多羅台平章

塔爾海軍來鬬士皆殊死戰至晚騰吉斯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遺已而薩敦將輕兵要之弗及而還乙未上都諸王呼喇台指揮阿拉特穆爾安圖入紫荆關犯良鄉游騎逼南城雅克特穆爾即率兵循北山而西令脫衛繫囊盛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于盧溝河呼喇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都人䖍拜馬首謝更生之恵雅克特穆爾曰此皆天子威靈吾何力焉入見帝大悅賜燕興聖殿盡懽而罷賜

太平王黄金印并降制書及賜玉盤龍衣珠衣寶珠金腰帶等物是日薩敦遣鄂圖們岱爾軍復入古北口雅克特穆爾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東路蒙古萬戶哈喇諾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圖們岱爾走還遼東獲呼喇台阿拉克特穆爾安圖多羅台塔海等盡戮之先是齊王伊嚕特穆爾東路蒙古元帥哈布特穆爾聞文宗即位乃起兵圍上都時上都屢敗勢蹙壬寅都爾蘇肉袒奉皇帝寶出請死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

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帝寳下都爾穮于獄兩都平丁巳加雅克特穆爾達爾罕之號使其世世子孫襲之仍賜珠衣二七寳束帶一白金甕一黄金瓶二海東白鶻一青鶻三白鷹一豹二十十二月置龍翊衛命領其事先是至治二年以欽察衛士多為千户所者凡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析為龍翊衛二年立都督府以統左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喇婁東路蒙古二萬户府東路蒙古元帥府而以雅克特穆爾兼統之尋陞為

大都督府雅克特穆爾乞解相印還宿衛帝曰卿已為省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二月遷御史大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平王未幾復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達爾罕太平王先是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治書侍御史薩題迎大兄明宗于漠北三月辛酉詔雅克特穆爾䕶璽寶北上明宗嘉其功

五月特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事達爾罕太平王六月加拜太師餘如故從明宗南還八月朔明宗次翁果察圖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暴崩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璽授文宗疾驅而還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冑繞幄殿廵護癸巳達上都復與諸王大臣勸進己亥文宗復即位於上都十二月丁亥文宗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勲勞于王室

封其曾祖父巴圖徹爾溧陽王曾祖妣伊嚕徹爾溧陽
王夫人祖父托克托呼昇王祖妣推勒塔納昇王夫人
父綽爾和揚王母額森塔納公主察球爾並為揚王夫
人三年二月文宗欲昭其勲詔禮部尚書馬祖常制文
立石於北郊至順元年五月乙丑帝又以屢頒寵數未
足以報大勲下詔命獨為丞相以尊異之畧曰稚克特
穆爾勲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
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

師太平王達爾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衙門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六月知樞密院事庫春貝托克托穆爾等十人惡其權重欲謀害之頁特瑪實托密以其謀告雅克特穆爾即率欽察軍掩捕按問皆誅之二年二月為建第於興聖宮西南三月賜鷹坊百八十一

月癸未詔養其子塔剌海為子辛酉以雅克特穆爾無
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流杯
園池水磑土田又賜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
田等地因言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頃有奇糧七千七百
石願增為萬石入官以所得餘米贍弟薩敦詔從之四
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
子伊埒哲伯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雅克特
穆爾與羣臣議立文宗子雅克特古斯文宗后曰天位

至重吾兒年方幼冲豈能任耶明宗子托歡特穆爾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鹵簿迎之雅克特穆爾與之並馬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托歡特穆爾卒無一語酬之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昏亂先是雅克特穆爾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為

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鴐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薨雅克特穆爾既死托歡特穆爾始即位是爲順帝以薩敦爲左丞相騰吉斯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四月命騰吉斯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户府達嚕噶齊授薩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達爾罕滎王太傅

中書左丞相賜廬州路為食邑宥世世子孫九死贈雅克特穆爾太師公忠開濟弘謨同德恊運佐命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德王謚忠武至元元年三月立雅克特穆爾女巴約特氏為皇后時薩敦已死騰吉斯為中書左丞相巴延獨用事騰吉斯恣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巴延何人而位居吾上與薩敦弟達哩濟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鴻和特穆爾謀援立以危社稷帝數召達哩不至郯王齊齊克圖發其

誅六月三十日騰吉斯伏兵東郊身卒勇士突入宮闕

巴延及鄂勒哲特穆爾鼎珠奇爾濟蘇等掩捕獲之騰

吉斯及其弟塔喇海伏誅而其黨北奔達哩所達哩即

應以兵殺使者哈勒哈蘭鄂爾和用以禡旗帝遣阿巴

諭之又殺阿巴而率其黨和尚拉拉等逆戰為吹斯戩

和爾和哈喇諾海等所敗遂奔鴻和特穆爾命博囉鴻

和爾布哈追之力窮勢促阿哩袞徹爾執達哩等送上

都戮之鴻和特穆爾自殺集賽官阿恰齊亦預騰吉斯

之謀欲殺巴延後擒付有司具伏其辜伏誅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奏曰豈有兄弟為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邪乃遷皇后出宮尋酖之于開平民舍遂籍錄騰吉斯家

巴延

巴延默爾吉齊特氏曾祖特默格爾給事宿衛大父青

海從憲宗伐宋歿於王事父錦濟勒總宿衛隆福太后
宮巴延弘毅深沉明達果斷年十五奉成宗命侍武宗
于藩邸大德三年從北征海都五年從至塔奇克拉呼
之地力戰又至哈喇台之地功為諸將先十年烏魯斯
實巴爾等逃奔徹伯爾之地武宗命巴延追降之十一
年武宗大會諸駙馬於和林錫號曰巴延巴圖爾武宗
即位拜吏部尚書俄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
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事特賜蛟龍虎符領右衛

阿藴親軍都指揮使司達嚕噶齊三年加特進延祐三年仁宗命為周王常侍府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就陞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陜西行臺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復遷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給宿衞自取不及其半宿姦頑豪嘗毒民者必深治之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丞相雅

克特穆爾遣明埒棟阿迎武宗子懷王於江陵道過河南使以謀密告巴延巴延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令爵位至此非覬萬一為己富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即集僚屬明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糒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貲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輒止之

以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櫓浚濠池修戰守之具嚴徼邏斥堠日被堅執鋭與僚佐曹掾籌其便宜遣孟古布哈以其事馳告懷王又使羅壘報雅克特穆爾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効巴延别募勇士五千人以迎帝于南而躬勒兵以俟參政圖卜台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令特默齊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圖保性命他何計哉巴延不從其言其夜圖卜台手刃欲殺巴延為變巴延覺遂

拔劒殺之奪其所部軍毾收馬千二百騎懷王命薩里布哈拜巴延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至河南巴延屬櫜鞬擐甲冑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即上前叩頭勸進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文豹賜巴延明日扈從北行九月懷王即皇帝位是為文宗特加巴延銀青榮禄大夫仍領宿衛尋加太尉賜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十五萬緡進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歴二年正月拜

太保二月加授儲慶使加賜虎符特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即位文宗居東宮拜太子詹事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文宗嗣位加儲政院使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文宗以巴延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命尚世祖庫春太子女孫曰布延德濟分賜虎士三百集賽台百默爾奇軍百阿蘓軍百隷左右宿衛又賜黄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為明券又命

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年八月進封浚寧王特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三世為王又加巴延昭功宣毅萬戶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使八月文宗崩十月巴延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伊埒哲伯是為寧宗十一月寧宗崩四年六月順帝至自南服入踐大位嘉巴延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元統二年進太師奎章閣大學士領太史院兼領司天監威武阿蘇諸衛奏復經筵加知經筵事十一月

進封秦王繼領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宫相諸内府總領蒙古欽察俄羅斯諸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六月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私畜異志謀危社稷巴延奉詔誅之餘黨稱兵又親率師往上都擊破其衆七月巴延鴆殺皇后巴約特氏為匿騰吉斯塔喇海于后宫巴延怒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黨之者乎遂鴆之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巴延以達爾罕之號俾世襲之至元元年巴延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

務停海内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徳萊蕪冶鐵一年蠲京圻漕户雜徭减河間兩淮福建鹽額嵗十八萬五千有奇賑沙漠貧户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帝允而行之其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啟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有旨雄麗視諸王邸巴延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四年求解政柄三宫交勉留五年十月詔為大丞相加號元徳上輔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鐫刻如前先數日巴延面奏請以賜田嵗入所積鈔一萬

錠賬塔勒謙摩琳納琳三道驛置及闕北十三驛之困乏者然巴延自誅騰吉斯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帝患之初巴延欲以其姪托克托宿衛伺起居懼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旺嘉努翰林承旨實喇卜同侍禁近實屬意托克托故托克托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揚珠布哈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巴延而已托克

托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意帝未之信遣阿嚕沙克嘉本日以忠義與之往復論難益知其心無他遂聞于帝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巴延數以兵廵行紅城諸處歸輒在後三人謀益堅巴延不知益逞凶虐搆郯王齊齊克圖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布哈威順王庫春布哈辭色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怨之巴延且日益立威鍛鍊諸獄延及無辜六年二月巴延自領兵衛請帝出田托克托告帝托疾

不往巴延固請太子雅克特古斯次柳林托克托遂與沙克嘉本阿嚕合謀白帝戊戌托克托悉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嚕沙克嘉本侍帝側傳命是夜帝御玉德殿主符檄發號令詳見托克托傳中二鼓遣太子集賽伊徹察喇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四鼓命濟爾噶台奉詔往柳林出巴延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巴延遣人來城下問故托克托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奏乞陛辭

不許遜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巴延俛首有慚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

滿濟勒噶台

滿濟勒噶台巴延之弟也滿濟勒噶台蚤扈從武宗後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涖事敏達仁宗悅之及立為皇太子以為中順大夫典用太監尋遷吏部郎中陞侍

郎進兵部尚書遷利用卿進度支卿轉同知典瑞院事
陞院使歷大都路達嚕噶齊佩虎符領虎賁親軍都指
揮使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關陝大饑賑
貸有不及者盡出私財以周貧民所活甚衆轉太府卿
又轉都功德使改宣政使三遷皆仍太府卿佩元降虎
符領高麗女直漢軍萬户府達嚕噶齊拜御史大夫仍
領高麗女直漢軍兼右衛阿藴親軍都指揮使司達嚕
噶齊提調承徽寺尋遷知樞密院事兼前職加提調武

備寺事加金牌領欽察楚微特穆爾千戸所又仍以知樞密院事加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嚕噶齊餘如故至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巴延既封秦王兄弟不宜並王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至鎮邊民歲有徭役悉蠲除之後為定例六年巴延既罷黜召拜太師中書右丞相奏罷各處船戸提舉廣東採珠提舉二司兼領右衛阿蘇軍又兼領羣牧監未幾以疾辭帝優詔起之其請益堅遂以太師就第明年其

子托克托為右丞相封滿濟勒噶台為忠王至正七年伯勒齊爾布哈讒于帝詔安置甘肅甍年六十三滿濟勒噶台所至不以察察為明赫赫為威僚屬各効其勤至於事功既成未嘗以為己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仁宗嘗建寺雲州九峯山未成而崩滿濟勒噶台以私財成之曰是雖未足以報先帝之恩先帝嘗駐蹕於玆誠不忍過其所而坐視蕪廢也又建寺都城健德門

東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儒臣製詞立碑仍賜
旌忠昭德之額長子托克托次子額森特穆爾
托克托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
吳直方曰使托克托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
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
五為皇太子齊哩克昆集賽官天歴元年襲成製提舉
司達嚕噶齊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悅曰此子後必可大
用遷内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為府正司丞至順二年

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騰吉斯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達哩及拉拉等稱兵外應托克托選精銳與戰盡擒以獻歴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蘇衛四年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

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祿大夫兼紹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巴延為中書右丞相既誅騰吉斯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托克托雖幼養於巴延常憂其敗私請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

時帝左右前後皆巴延所樹親黨獨沙克嘉本阿嚕為帝腹心日與之處托克托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為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秋車駕留上都巴延時赴應昌托克托與沙克嘉本阿嚕謀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巴延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為廉訪時伯勒齊爾布哈亦為御史大夫畏人議己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巴延

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托克托托克托曰伯勒齊爾布哈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伯勒齊爾布哈懼且將出托克托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為上言之托克托入白帝及章上帝如托克托言巴延知之大怒言於帝曰托克托雖臣子其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托克托罪也及巴延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

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茍利富貴語一泄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本阿嚕議候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門禁螭坳悉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巴延遂疑托克托增兵自衛六年二月巴延請太子雅克特古斯獵柳林托克托與沙克嘉本阿嚕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巴

延戌戌遜拘城門鑰命親信列布城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旺嘉努實喇卜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午門聽命又召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巴延罪狀詔成夜已四更命中書平章政事齊爾噶台齎赴柳林巳亥托克托坐城上而巴延亦遣騎至城下問故托克托曰有旨逐丞相巴延所領兵皆散而巴延遂南行詳見巴延傳中事定詔以滿濟勒噶台為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知樞密院事虎符忠翊衛親軍都指揮使提調武備

寺阿蘸衛千戸所兼紹熙等處軍民宣撫都總使宣忠俄羅斯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嚕噶齊招功萬戸府都總使十月滿濟勒噶台移疾辭位詔以太師就第至正元年遂命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托克托乃悉更巴延舊政復舉科取士法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齊齊克圖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勒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托克托實領經筵事中外翕然

稱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博囉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役丁夫數萬訖無成功事見河渠志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托克托為都總裁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托克托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祕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皇太子阿裕爾實哩達喇嘗保育于托克托家每有疾藥必嘗之而進

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漂溺托克托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托克托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健德門外為皇太子祝釐其費為鈔十二萬二千錠四年閏月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托克托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時有疾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辭位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

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為立稻田提領所七年
伯勒齊爾布哈以宿憾譖其父滿濟勒噶台詒徙甘肅
托克托力請俱行在道則閱騎乘廬帳食則視其品之
精粗及至其地滿濟勒噶台安之復移西域薩克蘓之
地至河召還甘州就養十一月滿濟勒噶台薨帝念托
克托勲勞召還京師八年命為太傅提調宮傅綜理東
宮事九年多爾濟太平皆罷相遂詔托克托復為中書
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托克托既復入中書恩

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托克托領
端本堂事又提調阿藕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
院事十年五月居母薊國夫人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
理庶務於是托克托用烏克遜良楨龔伯遂汝中柏拜
特穆爾等為僚屬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
事行而羣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偰哲篤建言更造至正
交鈔托克托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諸
臣議之皆唯唯獨祭酒呂思誠言其不可托克托不悅

既而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事見思誠傳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托克托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為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事見河渠志於是天子嘉其功賜世襲達爾罕之號又勑儒

臣歐陽玄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安路為其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已而汝頴之閒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起應之十一年托克托乃奏以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為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額森特穆爾不習兵詔別將代之額森特穆爾徑歸昏夜入城仍為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

辱國托克托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托克托請自討之以逯魯曾為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趫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托克托不為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衆入其外郛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黄繖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偽

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布哈等即
軍中命托克托為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
院同知圖沁等進師平頻亳師還賜上尊珠衣白金
寶鞍皇太子錫燕于私第詔改徐州為武安州立碑以
著其績十三年三月托克托用左丞烏克遜良楨右丞
烏蘭哈達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托克托領
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
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

高郵屢招之不降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台哈布哈中書平章政事伊徹察喇知樞密院事舒蘇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托克托之西

行也伯勒齊爾布哈欲陷之死哈瑪爾屢言于帝召還托克托深德之引為中書右丞而是時托克托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托克托改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瑪爾深銜之哈瑪爾嘗與托克托議授皇太子册寶禮托克托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托克托將出師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使輔額森特穆爾居中汝中柏恐哈瑪爾為後患欲去之托克

托未決令與額森特穆爾謀額森特穆爾以其有功於己不從哈瑪爾知之遂譖托克托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額森特穆爾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音布哈等承哈瑪爾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而托克托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

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托克托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徹察喇舒蘇節制客省副使哈喇丹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初命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額齊訥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托克托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額森特穆爾

于四川碉門托克托長子哈喇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努蘭州安置家產籍入官托克托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絶之九月遣官移置阿恰齊之地高惠以托克托前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瑪爾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殮托克托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

宏識遠莫測其藴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羣小急復私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於是詔復托克托官爵給復其家產召哈剌章三寶努還朝而額森特穆爾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剌章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努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陞努額森薩都實哩等復

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横從此始生民之塗炭從此始使托克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托克托傳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　按宋元通鑑復立尚書省為至大二年八月托克托為左丞相與此互異

托克托傳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間其序者　按間字舊訛問今改

雅克特穆爾傳弟薩敦子騰吉斯時留上都　按弟字舊訛第據綽和爾傳改

雅克特穆爾傳至是又析為龍翊衛　按析字舊訛折

據兵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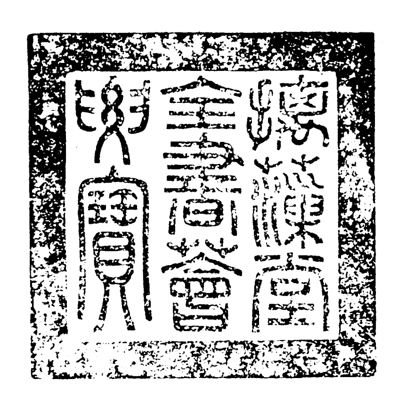
巴延傳大義所臨曷敢顧望　按顧字舊訛顧今改

巴延傳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按輟耕録載巴延所

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典瑞院為奏置龍鳳牌其

三珠各函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寶石字用白玉嵌

造即此所稱龍虎符而其名小異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澯